

# 出國進修報告書

## 一、提要

獲補助者	盧亭璇
計畫名稱	更好
出國地區	Warffum, Netherlands
進修單位	裝幀及書盒製作大師 Cor Aerssens 的個人工房
出國期間	106 年 1 月 31 日至 106 年 4 月 30 日止
報告日期	106 年 5 月 25 日
內容摘要	<p>簡介：</p> <p><u>1. 「個別作品製作」(書盒)，每週五，共十回，自 2 月 3 日起</u></p> <p><u>至 4 月 14 日</u></p> <p>內容概要：書盒基礎製作與進階變化製作。</p> <p>* 書盒是保存維護書籍最重要的物品之一，而 Cor Aerssens 先生除了是歐美知名的書籍裝幀家外，更是書盒製作領域首屈一指的大師，將書盒延伸至藝術領域。</p> <p><u>2. 「神祕工坊：書籍結構變化：新的展示型式 II」，3 月 2 日至</u></p> <p><u>3 月 5 日</u></p> <p>內容概要：主要教授型式講師尚未公佈，但從過去課程推測，</p>

	<p>是將書籍結構靈活變化，延伸應用使用方式。</p> <p><b><u>3. 「會站立的書」，4 月 24 日至 4 月 28 日</u></b></p> <p><b>內容概要：</b>精密的設計與裝幀技法，讓書本可以獨自傾斜站立，在方便閱讀的同時，結構也穩定，利於保存與維護書籍。</p> <p>此書為 Cor Aerssens 的創作製法，也是他最後一次教授此製作法。</p>
--	---

## 二、進修目的：

書籍裝幀技術工藝過去在歐洲向來是師徒制，在瑞士進修期間更深刻體會到，少掉那段嚴苛訓練，技術上的落差不是文字能形容。事實上即便是師徒制出身的書籍裝幀練習生在四年期滿後，也一樣會繼續進修，拜訪大師進一步學藝，好讓自己的技術更完整更趨近完美。身為半途入行的我，缺少那四年的磨鍊，自然更應該多觀看，多進修，多練習，才能夠讓自己的技術越來越好。而且進修本身除了技術外，也有文化上的交流，也讓工藝有機會能注入新刺激與養分。

申請進修時也提過在與都筑老師學習製書裝幀時，就曾經見過老師所製作的盒子，那份難言的細膩，是過去從來沒有感受過的。後來得知都筑老師老師的盒子製作是當她在 Centro del bel libro Ascona 進修時，習於當時曾去教授過書盒製作課程的 Cor Aerssens 先生。網上查詢見到 Cor Aerssens 網頁上的作品時，只能用「感動」二字來形容。

很難想像一個簡單的盒子，竟然能夠變成如此驚人的藝術作品。而 Cor Aerssens 在書籍結構上的創作與變化，也深深吸引我，因此數年來除了 Centro del bel libro Ascona 以外，一直以來也希望能夠有機會參加他的工坊課程。

最後，因為現代科技進步，歐美的書籍裝幀工房也逐漸開始凋零，嚴謹的課程越來越少；雪上加霜的則是：現在大多數的書籍裝幀大師都已經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齡。而能向大師學藝，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Cor Aerssens 的確是書籍裝幀大師，但今年已經六十七歲，雖然尚未退休，可是他的課程已經開始逐年減少，也不再前往其他歐美國家進行教學，他還願意再教幾年？實屬未知數。也一如 Cor Aerssens 在信中所寫，當他的課程開放報名後，通常不到兩週就會額滿，而且候補人數相當驚人。

此次課程是去年年底就是先與 Cor Aerssens 通信後，他很感動有人願意到荷蘭停留三個月，只為了希望能上他的課程，為此他特地事先保留名額，更調整上課時

間，好讓我不需要為此特地花時間申辦簽證，讓我能免簽證的期間內順利上課。希望能夠有機會在他沒退休前，向他學到書盒製作與製本裝幀上不同的結構技法。

進修的目的是：更好。

對我個人而言，那是從事美術工藝的唯一目標。

每一次製作，每一回進修，每一個練習，初衷、動機和目標都只有一個：希望自己的技術能越來越好。

因為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 三、進修日誌

日期	內容	備註
106/2/3	「個別作品製作」第一堂：基本書盒製作	
106/2/7	「個別作品製作」第二堂：完成基本書盒，開始難度較高的「neck box」(簡譯：「有領書盒」)	
106/2/14	「個別作品製作」第三堂：繼續「neck box」(簡譯：「有領書盒」)製作	
106/2/21	「個別作品製作」第四堂：繼續「neck box」(簡譯：「有領書盒」)	
106/3/2~3/5	「神祕工坊：書籍結構變化：新的展示型式 II」：四種不同結構的創新結構裝幀；適用展示類作品及相片。	
106/3/10	「個別作品製作」第五堂：完成「neck box」(簡譯：「有領書盒」)，開始「有角度的書盒」製作	
106/3/17	「個別作品製作」第六堂：「有角度的書盒」製作	
106/3/24	「個別作品製作」第七堂：「有角度的書盒」製作	

106/3/31	「個別作品製作」第八堂：完成「有角度的書盒」製作，開始「clamshell box」(簡譯：「翻蓋式書盒」)	
106/4/7	「個別作品製作」第九堂：繼續「clamshell box」(簡譯：「翻蓋式書盒」)	
106/4/14	「個別作品製作」第十堂：繼續「clamshell box」(簡譯：「翻蓋式書盒」)	
106/4/24~4/28	「會站立的書」：精密的設計與裝幀技法，讓書本可以在特地設計的結構上獨自傾斜站立，方便閱讀的同時，有利於保存與維護書籍。	

#### 四、進修心得：

##### 啟程

接連半年下來無休的忙碌與混亂，直至出發前一日還在完成手邊最後工作，身心俱疲帶著借款壓力沉重離開台灣。

夜裡前往桃園機場的高速公路昏暗，像極現狀與不可知的未來，忍不住質疑自己：這份對裝幀工藝的熱愛所引發的追求、堅持與執著，是否其實只是種無謂的偏執？

## 人文風貌

前往的地點是 Warffum，距離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大約兩個半小時火車車程，一個人口數量約兩千人，務農為主的偏遠北方小鎮。

抵達時正值冬季尾聲，萬物都在熟睡的冬眠期，但放眼四周皆是一望無際的遼闊地平線，數年不散的生活壓力頓時褪色，逐漸鬆懈下來。後期當春季緩緩挪移來臨時，樹木像是猛然間竄出新芽，原野逐一綻放各色花朵的懾人美景，更是難以言喻。空氣零污染，潔淨的令人難以置信，對一個居住台北對空污有嚴重過敏的我而言，無疑是種解放，但也疑惑：空氣不是人類生存的基礎且必要條件之一嗎？為什麼被當成文明與進步指標的大城市，卻反而失去空氣品質呢？

小鎮上房屋最高只到二層樓，大多數都是紅磚牆配著三角斜面磚瓦屋頂和煙囪。房屋都不大，一家子住剛好的尺寸。屋型簡單素樸，屋與屋之間各自以樹木或花叢隔著點距離。最大共同點是：家家戶戶都擁有整片大扇大扇明亮潔淨的窗戶，白晝可以完全不需要開燈。窗邊也總放著一點主人喜好的小擺飾，從小雕塑到布縫吊飾，林林種種各有特色，但多數都可稱為藝術品，讓人驚艷，彷彿每個屋主都是藝術家或藝術愛好者。不禁好奇為什麼會如此？是什麼讓藝術很自然的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份？

想起一位日本國寶級陶藝家曾說過，小孩要自幼接觸美麗的事物，這樣將來才會

享受美，也才會擁有鑑賞美的能力。

是否明顯的四季變遷以及周遭樸實的天然美景，很自然融入生活裡，培養荷蘭人對美的概念和想法呢？還有沒有其它因素？

景致以外，不但老師 Cor Aerssens 和房東太太主動提供許多協助，不少當地陌生初相識的人的關懷也深深令我感動。像是老師除卻授課外，提供許多額外幫忙；房東太太經常邀請我參與她們生活上許多日常活動，好讓我更認識荷蘭人與荷蘭生活；而她的畫家朋友得知我來自台灣後，介紹當地知名寫實畫家漢克·哈勒曼特 ( Henk Helmantel ) \* ，使我在短暫停留期間不但有機會破例參觀他冬季不開放的美術館，畫家本人甚至親自應門溫暖招呼，且讓我參觀他的畫室一起喝咖啡。小鎮路上經常可見的貓狗動物也毫不畏人，隨時過來磨蹭示好；不由自主想起台北街頭流浪貓見人就逃開的恐懼小小身影。

很難不思考：城市所謂的文明繁榮進步、鼓勵追求速度與效率，是否也同時讓人失去或錯過些什麼？都更等於進步等於更好的想法，是否有誤？為了短期商業利益而消滅樹木和森林，真的值得嗎？

\* 注：漢克·哈勒曼特 ( Henk Helmantel ) 受邀將於 2018 年在奇美博物館展示他的作品。

## 拜師學藝

事前已透過電郵與老師討論過「個別作品製作」課程中計畫製作的書盒，抵達同日先拜訪老師打招呼，也同時確認接下來三個月的製作順序。

由於我偏執地相信最好的作品是從穩定的基礎開始，即便過去與其他老師學過基本盒子的製法，但每位老師的製作方法不同，既然自己喜歡老師的作品，而他也的確是數一數二能製作出最優秀書盒的人，那麼就希望老老實實，從頭開始，和學徒一樣讓自己有機會能打下最穩定且紮實的基礎。

當老師取出最基本和簡單的盒子那一刻，心裡再無絲毫質疑，立刻明白這趟進修旅程是必要也是應該。因為幾乎不論任何專業領域，通常最基本和最簡單的物品也同時會是最難做到最好的。而老師的盒子，完全印證了這點：精準度近乎完美的同時也帶著難言的樸實與細膩，已經不是言語所能形容。

整個「個別作品製作」課程裡僅製作書盒。從最簡單的書盒開始，逐步增加難度；也為了課程結束後攜帶回台灣方便，因此以第一個書盒的尺寸為主體，接下來的盒子則以承載第一個盒子為主，以此類推，最後變成一個俄羅斯娃娃似的書盒



群；換而言之，每個盒子裡還容納有另一個書盒。

製作過程幾乎不靠任何機械，美工刀、鐵尺與 90 度的量角器為主要工具。理由也很簡單，最好的書盒一向是照書的尺寸量身訂做，誤差度小於 1mm，而機械有時無法切出需要的角度與尺寸。透過老師的作品與這次自身練習的結果，事實上人手的確可以透過不斷的練習和訓練，逐漸磨出驚人的精準度。

每個書盒都包含老師數十年來對盒子結構的認識與鑽研，包含紙張張力對盒子邊緣造成的拉力是否容易使書盒毀損，或是紙張與紙板的紙張流向對盒子的影響等等。

我一直深信師徒制才是學工藝最好的方式，更相信長期跟隨一個好的老師學藝，影響的不僅是技術層面，過程中與老師的相處，老師的個人行為、語言和行動，看待工藝的方式，全都會深遠影響一個人從事工藝的心態和追求卓越的標準。

而老師在教學上的嚴謹與熱誠，可以從上課方式看出。比方初見面時，老師就提到他的要求和標準都很嚴苛，對我這是理所當然也希望如此。因此整個期間只要老師認為不合格的部份，就會要求重新製作。不過被要求重新製作只發生過一次，並不是我個人做得好，而是受到老師對自身作品有更嚴苛標準的影響後，給老師檢查前就自行主動嚴格檢查一次，不夠好就自己重來。

在一次次不斷重來的過程中，所練習的不只是技術，也練習眼與手；讓手指像長出眼睛似的，用來檢查審核每個結構和步驟是否符合標準；也讓工具更能與手合

而為一，例如老師示範一些切割方式時，美工刀像是他的另外一隻手，那些看似輕易簡單的切割方式，實則是耗費數十年才能夠練就出來：近乎出神入化的工夫。

精進工藝的技術秘訣無他，單純來自每日不斷練習累積，逐漸磨鍊出來。

最好的例子是：由於我對老師自創的製作方式陌生加上個人速度並不快，在上完第一堂課，第二堂開始時，老師主動先與房東太太商議過，讓她允許我在租屋處練習製作，除了讓我能在最短期間獲得最大練習量，也希望能使我回台灣後能夠獨立製作。因此實際上除卻付費報名的課程外，其他時間我都有地方可以自主練習製作書盒，所以課堂上完成四個書盒外，也有私下自主練習製作的盒子。

日日練習有什麼效果？最明顯的對照出現在參加其他兩個不同書籍製作課程時發生：

三月初的團體課程時，每一冊我幾乎都是最後一個完成的人，等到四月底進行高難度的書籍製作時，速度不但能跟得上同學們，有時甚至是首先完成的學生。彷彿過去三個月每天仔細測量與日日切割紙板，為的就是製作這一冊書似的。

速度當然不是審核工藝作品的標準，但那讓我再度深刻體認到每日不停反覆練習造成的熟悉度有多麼重要：速度增快且維持精準度不變。

雖然最後離完美還有很遠的距離，但倘若不是老師的協助讓我能在三個月內擁有足夠的練習量，最後一冊書籍與盒子，是不可能做到今日的程度。日復一日的磨鍊，才會讓工具真正延伸成為像是手的一部份。

## 尾聲

多數台灣的親人都對於我在這樣的歲數，不以賺錢或尋找其他工作賺錢為優先，反而幾度遠赴歐洲進修感到詫異與不解；然而在荷蘭所認識的人卻覺得感動，紛紛主動給予協助。

或許這單純只是際遇，無關國籍。但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歐洲與台灣在對待工藝上最大的差異是「態度」。

實際上工藝和音樂相仿，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夠到達專業的領域。舉例來說：

**一個人學小提琴，她/他需要多久的時間才能變成一個演奏家或音樂家呢？**

相信多數人都會認同單純要成為一個演奏家都會需要至少十年以上的時間，十年大概還算短；音樂家是更高的境界，不但需要更長的時間，同時也需要運氣與天份。

但反觀現在台灣普遍對工藝的印象和看法，依然停留在「誰學都會」、「立刻上手」，甚至幾堂課就可以成師的輕率心態。我不否認世界各國許多藝術家也都常面臨經濟困境，但大多數歐洲人仍能維持對於他們不認識或不熟悉的工藝，保有欣賞與尊重的心態，為什麼？

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文化」二字在字典裡的定義是：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總成果。包括宗教、道德、藝術、科學等各方面。\*

(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web.cgi?ccd=BS.bnM&o=e0&sec=sec1&op=v&view=0-1> )

人類是群居的動物，生存在社會所提供的大環境裡。每個環境不一樣，因此導致文化各不相同。但大致而言，一個社會所產生的文化，或可算是多數人的共識，而那些過程與結果都會對整個群體造成深遠的影響，

目前台灣經常被提出討論的問題像是：版權（特別是藝術設計創作區塊），抄襲侵權常有所聞，甚至跨國抄襲，有時連政府公家單位都以身示範。為什麼？

又像是許多父母願意付出大筆金錢讓小孩在年幼時接觸藝術課程，等到孩子年長希望學習或投入相關科目時卻幾乎遇到洪水猛獸似的大力阻擋，為什麼？答案會不會因為那不能當飯吃？

近幾年台灣對於速度、效率的推崇也到了極致，「拼經濟」的話題鋪天蓋地。經濟和生活相關，自然重要，人沒有食物就無法生存，但當一個社會的文化只剩下「經濟」時，會不會太悲哀？

而與文化藝術相關的「文化創意產業」過度重視「產業」，換句話說認為「商業」和「利益」的重要性遠高於「文化」也是實情。

舉一個例子：先前提到的荷蘭畫家漢克·哈勒曼特（Henk Helmantel），他現在的

博物館也同時是他的私人住處。他買下那間當時是牧師會館屋子時，在屋內發現此建築物在十三世紀的原始農舍建築設計圖。他投入金錢很長的時間與精力，照圖將房屋改建回十三世紀的樣貌。當我去拜訪時，那棟樸實的農舍靜靜座落在小村子裡與大樹旁，與四周房子與教堂及周邊景致完全合而為一，完全無法看出是二十世紀重新建造的房屋。那棟屋子部份是他的住處外，另一部份是博物館，兩邊內部裝修與設計都簡單純樸，一邊為了「人」居所設計，另一邊為了畫作，一點多餘的物品和設計也無，沒有任何旗幟標語，更無招牌。然而不只是國內外觀光客，連在地附近居民也經常在春夏營運季節時再三造訪。

回過頭來看台灣最近的報導，各地觀光人潮銳減的「彩繪村」。為什麼去看的人減少了呢？會不會是彩繪村一開始並不是為了村裡居住的「人」所出現，單純只為了「觀光」呢？

要拿文化藝術來販賣或觀光不是不可行，但是先決條件是需要有文化和藝術，而不單只有產業不是嗎？

人是文化形成的理由，當一個社會不重視也不尊重「人」的時候，文化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台灣到底需要和想要什麼樣的文化藝術？下一代又會在什麼樣的文化藝術環境裡成長呢？

申請時曾經提過，文化需要累積。那不是一兩日或數人可以成就，更不是兩三年

可以抵達，起碼需要數十甚至上百年，更需要社會大環境的共識與認同，和政府的資源支持，長期落實慢慢的一點一滴累積。上述提問是所有人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而不單純只是從事文化和藝術的工作者，只憑藉第一線工作者的努力，是遠遠不夠。

單就對目前大環境不顧長遠未來只願意追求短期效益的潮流，過度頻繁出現的「手作」「手感」「溫度」那類詞句，坦白說那只令我感到窒息。

我所深愛且執著的歐洲裝幀工藝，早在百年前的工業革命中就已經進入產業時代，在量產便宜賣或者重視價格高於內在價值的社會裡，它早已式微且毫無競爭能力。因為它沒效率不量產既耗時又費力，唯一僅有的是文化與藝術上的價值。

歐洲裝幀工藝能不能夠在台灣生根落地，成為日後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呢？

回台灣定居五年後的我，對此並不樂觀，因為裝幀工藝和音樂一樣屬於專業，一如前述：需要相當漫長的時間不斷磨練才有些微機會成就。然而這與目前台灣社會所追求的迅速和效率背道而馳，是個無利益可言的行業，更別提台灣大眾普遍對工藝向來不重視，依舊維持在「誰學就會」的輕率觀念，；而當它一旦被任意拿來當招牌，濫用成名為工藝實際上是行銷招牌或成為認證行業之一，配合著以「隨便就好」的製作標準時，它日後能成為台灣文化一部份的可能性就會越來越微渺。

最佳證明是台灣近十年來到處充斥著各式各類「體驗」或「認證」課程，但是大

眾對工藝的看法有沒有改變過？台灣的工藝有沒有更好更美？

但也為此，特別想感謝國藝會願意對這項冷門工藝提供這次的進修補助，若不是如此，以我個人卑微的經濟能力，勢必錯過老師 Cor Aerssens 正式退休前的這門課程（日前老師已經在網頁公開表示「個別作品製作」此課程將在今年年底中止），更無法有機會在老師身旁受教，親身經歷老師對自身作品的高標準、期許與要求，以及稍微瞭解荷蘭人文地理風貌的機會。

最後，居住於荷蘭北部的人們說話和做事向來不拐彎抹角，都是直來直往。

課程結束時，老師告訴我，他對我在三個月內能製作出來的盒子感到自豪。

雖然生活經濟壓力照舊，也尚無能力獨自負擔工作室，短期間內無法像在荷蘭時那樣日日製作與磨鍊。

然而，「做好」是工藝者對自己的最基本標準與要求，「更好」是恆久不變的目標和期許。

只要還活著，還能生存，就會繼續努力堅持製作下去；今天製作的比昨天好，明天製作的比今日更好，一日比一日好，能這樣就很好。